

## ■史海钩沉

古代帝王多有写诗癖  
乾隆一生作诗超4万首

上古帝王是否做过诗，毕竟是传说，于史无证。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大概算是帝王诗的开山鼻祖了。这俩人不仅争天下，也争诗人的桂冠。项羽兵败，作《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无奈何，虞兮虞兮奈何何？”数年后，刘邦也写了首《大风歌》，与项羽“PK”：“大风起兮羽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首诗各有千秋，这两位战场上见了胜负，诗歌上依然难解难分。

秦皇汉武，秦始皇没留下啥诗歌，大概是不屑为之，汉武帝却是位不折不扣的诗人。他写过《秋风辞》《天马歌》、《瓠子歌》等诗赋，明代王世贞认为其成就在“长卿下，子云上”，把老刘抬到跟司马相如和扬雄不相上下的地位。

代汉的曹魏虽是小王朝，但诗翁辈出。魏武帝曹操堪称帝王诗的翘楚，他写的《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诗乃诗歌皇冠的瑰丽珍珠。在老曹的影响下，曹丕、曹植、曹叅都诗作颇丰。尤其是陈王曹植是“专业诗人”，其代表作《七步诗》以豆萁与豆做喻，唱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绝唱，无怪乎其人被后人赞叹“才高八斗”啦。

南朝帝王的诗歌素养普遍很高，像宋文帝刘义隆、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陈叔宝写诗都相当不错，但他们的诗多儿女情长，风云气少。这种诗病一直“遗传”到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位皇帝奠定盛唐，其诗水平一般，放在唐诗里根本就不显山露水。

唐宗宋祖并称，宋太祖赵匡胤只能算半个诗人，他只写过一首半诗，果然是“稍逊风骚”。老赵的手下败将南唐李后主李煜在文学上远胜老赵，他后期的《虞美人》、《浪淘沙令》凄凉悲壮，意境深远。王国维赞誉李词“神秀”，纳兰性德更将李词置于宋词之上。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粗人，有时也附庸风雅。他的诗艺术性稍差，但胜在霸道，尽显帝王气象。如他有首模仿黄巢的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唐以后，有许多异族皇帝热衷写诗。清乾隆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数量多，却无甚可观，反而不如辽道宗耶律洪基和金海陵王完颜亮等人的诗有亮点。

摘自中国新闻网



于都河

“送郎去当红军嘞，革命要认真的……”少年时听过的歌曲，89岁的钟绍沧仍然记得。唱起歌他就想起，那时，他想跟着红军一起走，却因年纪小被拒绝了。

钟绍沧的家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这个地处于都县东部的偏僻小村，82年前，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曾在此短暂办公，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次文艺汇演也在此举行。

# 江西井塘村 中央分局曾在此坚守

## 厅堂地下全住了红军

钟绍沧家的老屋，是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在井塘村选择的办公地点。

这是一栋典型的赣南民屋，中间是祠堂，两边是厢房。探访时呈现在记者面前的钟家老屋，已经人去屋空，只有祠堂残留的中元节祭祖后的余烬，显示这栋老屋尚有人往来。钟绍沧的儿子钟太京告诉记者，老屋有房50多间。他指着祠堂左侧的厢房说，项英当时就住在这里。家里的老人告诉他，“厅堂地下打的全部是地铺，住满了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介绍，1934年10月下旬，项英和陈毅带领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从瑞金梅坑转移至于都县的宽田，12月下旬又转移到黄麟乡的井塘村。

从地理位置看，井塘村是个足够隐蔽的地方。现在开车从于都县城到黄麟乡井塘村需要半个小时，但从大路拐入田野间的小路后，该走哪条岔路，如果不是熟人带路很难摸准。目前，除了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办公旧址，井塘村还有中央财经委员会、红军医院的旧址，都是村民的老屋祠堂，张小平说：“我们现在努力想恢复。”

## 随便找个人都可能是红军后代

“红军住在家里的時候，对爷爷说，住在你家里很放心，很安心。”钟绍沧说。项英、陈毅等当时选择钟家，与钟家有人在当红军不无关联。钟绍沧的哥哥十八九岁就去参军了，家里还有一个伯伯在兴国战争中牺牲就没有回来。

“五家人，男丁出去十个就回来一个。”钟太京说的时候，竖起一根手指强调，甚至父亲钟绍沧也曾动过念头，想跟着红军一起走，因为年纪太小，只有八岁被红军拒绝了。张小平说，当时红军招募有年龄限制，一般是16岁到45岁，也有些例外，有些部队有十三四岁的。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解说员肖国玉介绍，于都扩红总共有十万人支前（主要是参加担架队、运输队、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洗衣队、慰劳队等）参战，68519人参加红军。

张小平掌握了这样一组数字，1933年于都县有34万人口，1936年仅剩下17万人。“红军部队长征带走了很多年轻人，跟着部队出发长征了。”据了解，红军长征时，于都组织了近万名挑夫随军出征。

如今，在于都随便找个人都可能是红军后代。肖国玉就是，她家里一位爷爷的哥哥，16岁参加红军，年纪轻轻就上了战场，还没来得及参加长征就牺牲了。肖国玉说，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再进犯，红军开展了石城、兴国、长汀阻击战，爷爷的哥哥在红三军团彭德怀那支部队，在石城阻击战中牺牲。

## 在井塘村的最后一次文艺汇演

他们在钟家住到了第二年元宵节后。元宵节前夜，一场大戏在距离钟家老屋不远处的戏台上开演。“演了三天三夜的戏。”

1934年12月下旬，新年将近时，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瞿秋白通知由工农剧社改编而来的“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到井塘村集中，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元宵节文艺汇演。为搞好这次汇演，瞿秋白不仅亲自布置演出会场，还冒着大雨到山口迎接从前线赶来的各剧团演员。

实际上，这场汇演的意义远不止庆祝新年。张小平说，搞这场汇演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元宵节井塘文艺汇演”是瞿秋白生命中最后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1935年2月10日，文艺汇演后，瞿秋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

一起，由一个红军排护送，从井塘村出发，经过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突围。2月24日，瞿秋白不幸在福建省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乡小迳村被捕。6月18日，他在长汀英勇就义。

## 项英曾想把女儿托付给这里

井塘会演之后，项英、陈毅等根据中央指示，将留守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一天，项英把钟家人钟伦扬叫起了床，说要把一口大行军锅送给他。“我们这次行军要轻装上阵，这几天给你们家增添麻烦了，这口锅就当是红军的一份礼物送给你们了。”推让再三，钟伦扬最终高兴地收下了锅。

红军走后，在国民党挨家挨户搜查时，钟家人想起这口锅还在火上，害怕被搜查出来，当时钟伦扬背起锅往后山跑，很快被发现，枪声随即跟来。“啪”的一声，有枪打在钟伦扬身上，不过巧的是，子弹打在锅上，他人只受了点轻伤。国民党军撤离后，钟伦扬被被枪打了个洞的锅背回了家，由于没法再用了，他便留起来做纪念。

80多年过去，项英与钟家的故事，仍能在纪念馆中找到见证，只是那口老旧的行军锅，隔着展柜玻璃，已经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锅上的“枪眼”。

这些故事之外，钟绍沧记得，离开前，项英想把小孩寄存在自己家里，“项英说，要行军了，能不能把小孩留下。”因为自己家里小孩多，钟绍沧的妈妈担心带不好这个小孩，就婉拒了。

“项英的女儿80年代回过一次，扶着大门就哭。”钟太京没见过项英，但见过项英的女儿。张小平说，这个曾经差点留在钟家生活的姑娘，因年纪太小对钟家基本没有印象，但看到父亲曾经战斗生活的痕迹，她还是忍不住哭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

